

钟为谁鸣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李 尧 温小钰 译

陈健康 校

ZHONG
WEI
SHEI
MING





钟为谁鸣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李 尧 温小钰 译

陈 健康 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呼和浩特

钟 为 谁 鸣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19.375 字数:447千 插页:2

1982年6月第一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统一书号:10089·229 每册:1.85元

本书献给

马撒·盖尔霍恩^①

① 马撒·盖尔霍恩 (Martha Gellhorn)，海明威的第三个妻子。1937—1938年间，在西班牙担任《信使周刊》的战地记者。1940—1941年间，她还到过中国。1942年与海明威离婚。

谁也不能象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
欧洲就会缺其一隅。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无论谁死了，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这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 约翰·堂恩^①

^① 约翰·堂恩 [John Donne 1571——1631]，英国诗人，玄学派诗歌的主要代表。

第一章

他趴在树林里那铺满褐色松针的地上，下巴颏放在交叉起来的胳膊上。风儿在头顶上面的松树枝梢间嘶吟。他趴着的地方，是一段平缓的山坡，可下面，山坡就变得陡峭起来，可以看见黑色的柏油路盘曲蜿蜒地通过隘口。和公路平行，有一条小河。而隘口那边较远的地方，有一座锯木厂。锯木厂座落在小河旁边，水闸下面泻出来的流水，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着白光。

“那是锯木厂吗？”他问道。

“是的。”

“我怎么不记得它呢？”

“是在你走了以后才建的。老厂还在下边，在隘口过去那边。”

他把影印的军用地图摊开，铺在地上，仔细研究起来。老人也从肩后伸过头来望着。他是个矮小、结实的老头，穿着农民的黑布衫和灰色的、硬绷绷的裤子，脚上穿双底子是用绳子编结而成的布鞋。他因为爬山气喘吁吁，一只手还放在他们带来的两个沉重的背包上。

“这么说，从这儿看不见那座桥。”

“看不见。”老头说。“这里是隘口，地势比较平坦，因此河流也比较平缓。再往下，到了公路拐进树林子的地方，地势突然变陡，就出现了险峻的峡谷——”

“这我记得。”

“峡谷上面就是那座桥。”

“他们的哨卡在哪儿？”

“你看见的那座锯木厂就是一个哨卡。”

研究这一带地形的年轻人，从他褪了色的土黄色法兰绒衬衣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然后旋转着目镜，直到锯木厂的那些木板突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看见了大门旁边那条长凳，看见工棚里面的圆锯和工棚后头那一堆锯末，还看见从河对岸山上把原木流送下来的水道。河流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很平滑，从水闸流出来的水打着旋，浪花在风中飞溅。

“那里并没有哨兵。”

“可锯木厂还冒烟呢，”老人说。“绳子上还晾着衣服。”

“我看见了，可是看不见哨兵。”

“可能躲在荫凉地里。”老人说。“现在那块儿已经很热了，他可能呆在那边的阴影里，我们看不见。”

“可能。下一个哨卡在哪里？”

“桥的下游，就是那座养路工人的小棚屋，离隘口顶有五公里远。”

“这里有多少人？”他指着锯木厂问。

“可能四个兵加一个班长。”

“下边呢？”

“比这里多一点。我会搞清楚的。”

“桥上有几个哨兵？”

“一般总是两个，一头一个。”

“我们得有些人才成，”他说。“你能弄到多少人？”

“你想要多少就能给你多少，”老人说。“这会儿山里有不少人。”

“多少？”

“一百多吧，不过都是一小伙一小伙的。你要多少？”

“等我们搞清楚桥的情况，我会告诉你的。”

“你现在就想搞清楚吗？”

“不，现在我想先去看看行动之前藏炸药的地方。假如有可能，我希望把它藏在离桥不超过半小时路程的安全所在。”

“那好办。”老人说。“从我们要去的地方到桥，一路都是下坡。不过我们现在得认真爬一气山才能到那里。你饿了吧？”

“是的，”年轻人说。“不过我们得晚点吃饭。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对他来说这么容易忘事可是个不好的征兆。

“安塞尔莫，”老人答道。“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①的巴尔科。让我帮你背那个背包吧。”

年轻人是瘦高个，一头被太阳晒得色泽斑驳的金发和由于风吹日晒变得黝黑的面孔，穿一件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上衣，一条农民的裤子和绳底布鞋。他弯下腰，把一只胳膊伸进皮背带里，将沉重的背包甩上肩头，又把另一只胳膊伸进另一根背带里面，整个沉重的背包便压在了他的背上。他那紧贴着背包的衬衣一直是湿叽叽的。

“我已经背好了，”他说。“我们怎么走？”

“我们得爬山。”安塞尔莫说。

① 阿维拉〔Avila〕是西班牙的一个省。

他们在背包的重压下猫着腰，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穿过覆盖着山坡的松林，一步一步地朝上攀登。年轻人看不见有什么羊肠小道可循，可是他们一直在盘旋上升。老人走在前头，步履稳健。他们跨过一条小河，登上布满岩石的河床。山坡越发陡峭，攀登也更吃力了。直到这条小河象是要从他们面前矗立的一块平滑的花岗岩边缘朝下流去，老人才在悬崖下边停下脚，等着年轻人上来。

“你行吗？”

“还好。”年轻人说。他汗流浹背，由于攀登陡峭的山崖，大腿肌肉还在痉挛似地抽动着。

“你在这儿等着，我先去给他们报个信。背着这玩意儿，你大概不想让子弹射中吧。”

“我可不敢开这种玩笑。”年轻人说。“远吗？”

“很近。你叫什么名字？”

“罗贝托。”年轻人回答说。他把背上的重负卸了下来，轻轻地放在河边两块风化了的石头中间。

“在这儿等着，罗贝托，我很快就回来。”

“好的，”年轻人说。“不过将来炸桥的时候，你是否打算也走这条路去？”

“不，我们从另外一条路到桥上去。那条路近，也好走些。”

“我可不希望把这些东西藏到离桥太远的地方。”

“你会看到的。如果你不满意，还可以再换个地方。”

“我们看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边，望着老头儿爬那悬崖峭壁。老头子爬起来并不困难，从他爬山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不止一次走过这条山

路。他不用摸索就能抓住一样东西。可是那些住在山上的人非常谨慎，居然没有踩出一条路来。

名叫罗伯特·乔丹的这个年轻人饿得要命，而且忧心忡忡。以前他也经常挨饿，可还从来没有这么担心过。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安危看得那样重。而且根据经验他知道，在这一带敌后活动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在敌后活动同穿过战线一样简单，只要你要有一个好向导。只有当你被捉住的时候，情况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因此挑选你所信任的人是十分要紧的。你必须完全相信和你一起工作的人，或者干脆一点也不相信。你必须作出他们是否可靠的判断。不过倒不是这些事情，而是另外有一些事情让他担心。

这位安塞尔莫一直是个好向导，他跋涉崎岖山路的能力简直惊人。罗伯特·乔丹自己走山路的本领就够好的，可是自从天亮以前跟上安塞尔莫以后，他就明白，老头儿能把他累死。罗伯特相信这个安塞尔莫。到目前为止，除了他的判断力以外，罗伯特样样都信得过。他还没有机会来检验他的判断力。不管怎么说，他的判断力只能由他自己负责。不，他并不为这个安塞尔莫担心，也不觉得炸这座桥比解决别的问题更困难。他懂得怎样摧毁任何一种你能叫出名目来的桥，他也摧毁过大大小小结构不同的桥。况且在他带来的两个包里，有足够的炸药和器材，满可以炸掉两倍于安塞尔莫汇报的那样的桥。这座桥他也还有一些印象：一九三三年他步行到拉格兰哈去的时候，从桥上走过。前天夜间，在埃斯柯里阿尔^①郊外那所房子的楼上，高尔兹向他描述过这座大桥。

^① 埃斯柯里阿尔 [Escorial]，在马德里东北边，靠近马德里的一个城市。

“炸这座桥算不了什么，”高尔兹对他说。灯光照在他那满是伤疤、剃得光光的头上。他拿铅笔指点着大地图：“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

“炸桥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可如果仅仅把桥炸了，那就是失败。”

“是，将军同志。”

“桥要在规定的时间炸掉，这个时间又取决于发起进攻的时间，这一点才是最主要的。这你当然明白，这是你的权力，怎样完成任务也由你决定。”

高尔兹眼睛盯着铅笔，然后用它轻轻敲着牙齿。

罗伯特一声不响。

“你明白，这是你的权力，怎样完成任务也由你决定。”

高尔兹继续说，抬头望着罗伯特，点了点头。现在，他用那枝铅笔轻轻敲打地图了：

“这就是我必须做到的，可同时，这又是我们没法预料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高尔兹生气了。“你见过多少次进攻，还来问我为什么？用什么来保证我的命令不被改变呢？用什么来保证进攻不被取消呢？用什么来保证进攻不被推迟呢？用什么来保证在规定的六个小时之内，就能开始进攻呢？难道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进攻象它应该的那个样子吗？”

“如果是你的进攻，那么，会按时开始的。”罗伯特·乔丹说。

“它们从来不是我的进攻。”高尔兹说。“我发起进攻，可不是我的。炮兵部队不是我的，我必须申请，要求他们参战。他们

从来没有给予我所需要的支持，即便他们有这种力量。这还算不了什么大事儿，还有别的事情呢。你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没必要再刨根究底了。总是节外生枝，总有人出面干涉，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要在什么时候把桥炸掉？”罗伯特·乔丹问道。

“进攻开始以后。进攻一开始就炸桥，可不能在这之前。桥炸了，敌人就不可能再有增援部队通过这条公路了。”他用铅笔指点着，“我必须知道不会再有任何东西通过那条公路。”

“进攻什么时候开始？”

“我会告诉你的。不过你只能把我给你的日期和钟点当作一种可能性来理解。你得按这个时间作准备。你要在进攻开始以后才炸桥，明白吗？”他用铅笔指了指：“那条公路是他们唯一能够用来增援的通道。只有那条公路能够让坦克、大炮或者载重汽车朝我要攻打的那个山口开过去。我必须知道桥已经炸毁，而且不是在进攻前。如果进攻前就炸掉，那么万一进攻推迟，他们就能修复。一定得在进攻以后炸，而且让我知道已经炸掉。那儿只有两个步哨。你的向导刚从那边来。他们说，他是个非常可靠的人。你就会见到他的。他在山里有人，你要多少就能给你多少。不过你得尽可能少要人，当然也得够用。哦，我其实不必告诉你这些。”

“不过我怎么判断进攻确实开始了呢？”

“进攻要投入一个整师呢，要用一场空袭作前导。你不聋，是吗？”

“这么说，我一听见飞机扔炸弹，就可以断定进攻已经开始，对吗？”

“你不能总是用这种方式来判断一次进攻的开始。”高尔兹

摇摇头说。“不过这次可以，这是我的进攻嘛！”

“我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我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喜欢。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现在就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干不了，也现在就说。”

“我要去干。”罗伯特·乔丹说。“我会很好地完成它。”

“这些事情我都要让你落实。”高尔兹说。“此外，不得有任何东西通过大桥，这是绝对的。”

“我明白。”

“我并不喜欢要求人们按这种方式去干这种事。”高尔兹继续说：“我不能命令你去做，我知道你在我规定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要付出多大努力。我仔细说明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所有那些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这件事的重要性。”

“可如果桥炸了，你怎么向拉格兰哈推进呢？”

“我们轰炸山口之后，向前挺进，紧接着就准备修桥。那可是一个非常麻烦但又很漂亮的一仗，象往常一样，既麻烦又漂亮。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这是那位不走运的教授维森特·罗霍的另一杰作。我发起进攻，可是和往常一样，发起进攻的人手里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尽管如此，这还算个可行的计划。我对它比对往常那些计划要乐观些。只要把桥炸掉它就会成功，我们就能拿下塞哥维亚^①！来，我告诉你我们怎么个打法。你知道吗？我们不是攻占山口顶部，我们要拿下这儿，这儿。瞧，这儿……就是这儿。”

“我可不想知道这些。”罗伯特·乔丹说。

^① 塞哥维亚(Segovia)，马德里北边的城市，在瓜达腊马山脉以北。

“好的，”高尔兹说。“知道这些到战线那边反而会给你增加负担，对吗？”

“我从来是宁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无论出了什么意外，反正不是我说出去的。”

“对，不知道更好些。”高尔兹用铅笔敲了敲额头。“我也是经常希望我自己什么都不了解。不过关于桥的情况你可是必须了解的。”

“这一点我知道。”

“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高尔兹说。“我不想再对你说什么了。现在让我们来喝一点。讲这么一气，我渴了。乔丹同志，你的名字要是用西班牙语说，可真够可笑的：郝塔同志。”

“高尔兹用西班牙语怎么说？将军同志。”

“霍咏。”高尔兹咧开嘴笑了笑，他让声音从喉咙深处发出来，好象患了感冒咳嗽一样。“霍咏，”他嘟哝着。“霍咏”是“霍咏”同志。如果我早知道他们怎样用西班牙语叫高尔兹，那我来这儿参战前一定换个好听点的名字。我明明想到我是来指挥一个师而且可以随便挑选一个我所喜欢的名字，结果却挑了个‘霍咏’。‘霍咏’是‘霍咏’。现在要改也晚了。你喜欢‘把敌斩’^①吗？这是俄国人管打游击叫的一个专用名词。”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笑着说。“在野外活动有益健康。”

“我象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喜欢打游击。”高尔兹说。“他们告诉我你很会炸桥，炸得很科学。不过这只是耳闻，我还未曾亲眼看你做过。也许你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你真能炸掉它们？”他现在是在开玩笑。“喝这个，”他递给罗伯特一杯西班牙白兰

① 法语Partizan的音译。游击队，或敌后工作之意。

地。“你真的能炸桥吗？”

“或许能。”

“在这座桥上你最好别来什么‘或许’、‘大概’之类。得了，我们别再谈这座桥了，你已经充分了解了这件事。我们尽顾说正经事了，也该说说笑话开开心。喏，你在战线那边有许多女朋友吗？”

“没有，在那儿没时间交朋友。”

“我不同意。工作没有规律，生活也就越发没有规律。而你的任务就是很没有规律的。你还需要理理发。”

“该理的时候我就理。”罗伯特·乔丹说，心想，如果他把自己的头象高尔兹一样剃光，那一定难看死了。“没有姑娘们我也有足够的事要操心了。”他闷闷不乐地说。

“我该穿哪种制服呢？”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制服也用不着，”高尔兹说。“你的发型很好，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和我大不相同。”说着又斟了一杯酒。“你并不是只想着姑娘，我可是从来就不想。怎么能想这些事呢，我是Général Soviétique^①。我不想，别想让我陷进胡思乱想中去。”

他的一个部下坐在椅子上，正在一块绘图板上研究地图，这时用罗伯特不懂的语言朝高尔兹喊了句什么。

“行了。”高尔兹用英语说。“我开个玩笑，碍你什么事儿？我们太严肃了，开开玩笑未尝不可。好了，喝完就走吧，你懂了吗？”

“是的，”罗伯特·乔丹回答。“我懂了。”

他们握手告别，罗伯特敬了礼，便走出去上了参谋部的一辆

^① 法语，意为苏联将军。

汽车。老头在车里等着睡着了。他们驱车穿过瓜达腊马^①，老头一直在睡。他们驶上纳瓦塞拉达公路，把车开到一个登山俱乐部的窝棚里。罗伯特·乔丹在出发之前睡了三小时。

这就是他最后一次看见的高尔兹——那张并不常见的，从来没有晒黑过的苍白的脸，那鹰隼般的眼睛，大鼻子薄嘴唇，布满伤疤和皱纹的剃光的头。明天他们将连夜离开埃斯柯里阿尔。长长的卡车队装满步兵，背负着沉重装备的士兵爬进车兜，机关枪连队把他们的枪炮堆放在卡车里，履带式坦克爬上车身很长的装载坦克的卡车。整个师在夜里拉出去准备攻打山口。他不再想那些了，那不是他的事。那是高尔兹的事。他只有一件事可做，也只有这一件事他必须认真想清楚，他得应付自如，不能着急。着急和胆怯一样糟糕，它只会把事情搞得更难办。

现在，他坐在溪边，注视着清澈的水流在岩石间冲击而下。溪流那边，他看到有一片茂密的水芹。他跳过小溪，摘了两大把，在水流里冲洗干净根上的泥土，便坐在他的背包旁边，开始嚼那干净、清凉的绿叶和鲜嫩的、带辣味的根茎。他跪在溪边，把自动手枪推到后腰上。免得弄湿了它，然后，两只手撑着石头，弯下身子去喝水。河水冷彻肺腑。

他撑起身子转过头，看见老人从山上下来，还有一个人同来。那人也穿着黑色的农民罩衫，深灰色的长裤。在这个地区这似乎是一种制服。那个人也穿绳底布鞋，卡宾枪背在背上，光着脑袋。他们两人象山羊一样灵活，迅捷地从陡峭的山岩上走下来。

他们走近了，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来。

“敬礼，同志。”他微笑着对背卡宾枪的那个人说。

① 瓜达腊马〔Guadarrama〕，西班牙中部的一条山脉。

“敬礼！”那人不情愿地回答。罗伯特看着他那张鲁钝的、胡子巴楂的脸。这张面孔是圆圆的，脑袋也很圆，几乎没有脖子。他的眼睛很小，而且分得很开。他的耳朵也很小，紧紧贴在颅骨两侧。他是个壮实的汉子，身高约五呎十吋，手脚都很粗大。他的鼻子受过伤，嘴角有一条伤疤，从上唇一直延伸到下颏上浓密的胡子里去。

老人朝那人点点头，微笑着。

“他是这儿的头儿。”他笑着说。然后弯起胳膊比试着，好象要显示一下发达的肌肉。接着望了望带卡宾枪的人，用一种略带嘲讽的腔调夸耀道：“一个非常强壮的硬汉。”

“我能看出来，”罗伯特·乔丹说着，再次对他微笑。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的样子，而且从内心深处说，他也一点都不想笑。

“你有证件吗？”带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解开扣住上衣口袋的别针，从法兰绒衬衣的左胸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叠的纸，递给那人。那人打开这张纸，在手里翻过来掉过去，疑惑地看了看。

他不识字。罗伯特·乔丹注意到这一点。

“你看这大印。”他说。

老人指着盖章的地方。带卡宾枪的人还是把那张纸拿在手里，翻来复去，仔细研究着。

“这是什么章？”

“你从来没见过吗？”

“没有。”

“这里有两个章，”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 S.I.M，军事情报处；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